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伊濱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伊濱集卷十六

元 王沂 撰

序

贈伊埒布哈序

古之為教何其異乎今也其為學也亦然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夫子教顏淵由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皆先立其本者也今

之挈挈乎詁訓文辭之末者能若此乎工師之為屋其於基必廣以固而後委羣材會衆工度高深圓方短長之宜而礱斵焉而結構焉而黝堊焉而介藻焉茍狹而不廣圮而不固則棟橈是懼何暇槾為古之為學亦然大本既立而後别理欲分義利殊公私善惡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由是而位天地而育萬物今之逐逐然施丹漆於糞朽者能若此乎其為教也如此其為

學也又如此人才之不古若也宜余為此歎久矣奈之何德微官薄而言不信於人也國子生伊埒布哈由分積優升貢於有司求余言以為鄉榮余懼其狃於小成汩於今學故告之以此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知有物而不知則雖曰已學吾不謂之學也已生無疑於斯言

杏林詩序

漢仙人董奉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病愈者謝金帛之餽

植杏為報歲久蔚然成林古所謂人貌而天者仙之謂也余聞醫有相道焉弱者恃以強脆者恃以堅危者恃以安而天者恃以耆俾服冕搢笏于堂廡之上皆若而人則良醫良相之說不誣矣揚子雲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余謂吳季札魯仲連安期生皆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其謯又曷可少哉俾子雲而知此庸詎悔其少作雖法言不作可也合淝蔚章父世為醫名其居曰杏林揭藝文為大書以表之章父子子陽尤精其技古

之由技而進於道如葛稚川陶弘景孫思邈之流皆為列仙獨君異乎哉傳曰仁者壽章父父子勗之而已宗工秀人咸詩以美之而沂為之引元統三年十月十日襄陰王沂書于國學之崇術齋

潞城元材卿壽八十詩序

上黨古晉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勤生以儉嗇樸厚而純固以之治生則殖其家以之養生則遐其壽最得古之遺風國子生郭德恒潞人也為

余言里之望元材卿者其少也于田畝能盡力樹藝於物能操其竒贏既起貲益折節為儉既老不肯少懈既致蓄藏能竭勞振乏紓逋已責以德其里以教其子若孫年至於八十尚能書細字儀狀甚偉聲音滿室拜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余謂雖誠一之所致天之所施與亦其風土之厚信若詩之所謂也詩去今餘千載矣士大夫歌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慨然有思深哉之歎況見其人歟從而賦之以表陶唐氏之遺民以俟如吳公子

札者觀

隱軒詩序

言出而為詩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本於土風之素方其未有詩與歌也豈無言若聲哉尚而擊壤康衢之謠降而越棹謳楚舂相情有感發流自性真又若遼交涼薊生而殊言青越函胡聲亦各異於是有唐儉魏陋衛靡鄭淫蓋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矣余嘗怪世之宗唐詩者陋中州是蓋不知一代之文

有一代之體猶大而忠質文之異尚小而鹹酸之殊嗜夫以一已之好惡而欲人之我同惑矣三百篇以降由楚漢迄唐宋金二千餘年作者蓋盡心極力而追之然卒莫與之並詩豈易言哉太原李君文美早從遺山元先生遊其為詩與樂歌質不近俚華不至浮婉約而達敷暢而則甚有似乎遺山也既没之年其里之士相與集其遺文為如干卷曰隱軒集以傳於世隱軒其自號也國子伴讀康其來求余引余故推其淵源所自而書

且俾學者知學之必有師法也如此是為序

太微詩序

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停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一也者其道之本歟及其至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循之而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

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噫其亦微矣哉雖然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道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顧余之陋烏足以言微哉溧陽章元傑早為黄冠師入茅山事劉宗師弟子王集虚嘉其信道之確也授以杖笠曰是他日能昌吾教者已而果然叅政中書許公為書

太微二字以扁其居而元傑問其説於余故以是告之

熊石心詩序

至元二年秋九月沂望屬車之塵於龍虎臺過昌平會熊石心教授袖詩見示且出翰林待制揭公曼石銘其先之辭知其為豫章人也與之過劉諫議祠望西山酌石泉捫古碑而讀之留三日而别明年夏五月石心携其稿如干卷過余京師客舍求書其端觀之則知其單遊遠寓憂嘆愉樂之情必發之於詩載大江過洞庭觴彭

蟲魚龍之宫羆虎之聚風雨明晦寒燠之變一發於詩過陳蔡梁宋趙代之故墟覽山川之形勝風土之織悉民俗之澆淳又發於詩覲光上京仰宫闕之壯麗人物之繁庶其接乎耳目者紛然層出而心之所屬者又一於詩而發也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不能遐觀遠覽以見於文辭而懷居養安以没者獨何人哉石心之詩翰林供奉黄君子肅稱其不雕刻為工故其語質無憔悴之態故其氣平惟其語質而氣平故真而不襍余謂言出

而為詩一原於人情之真聲發而為歌皆本於土風之素此蓋有得於天地之自然莫之為而為之者古之作者皆是也所謂真而不雜者有味乎其言也哉是為序

曹大榮詩序

大同之豐州居民曹大榮家本農也以儒術飾其躬以孝友篤其行父晚病風大榮時寒燠奉甘毳視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積十年未嘗一解顏而笑夜則禮北斗乞以身代父父既沒治喪一尊朱氏禮兄大舉早世三

子甫髫也教育之猶已子其族姻里閈之絶者給之負債不能償者已之其行若此鄉人合辭列於州大榮固謝曰是人之常而欲揚名於世耶余友祖輔卿為余言如此輔卿不妄人也故余道大榮之事不疑吾先世家襄山之陰金季遷徙南北大同吾土也聞其山川之形勝風俗之醇古固已翹翹褰裳奮懷欲訪其遺老問里之社與先曽大夫之故居及聞大榮之行誼則又銳欲連墻而居共井而飲幅巾杖屨相徃來也昔隴西耿李

陵之降而祈縣名王烈之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為之書孰曰不宜

東溪詩序

抗思於埃𡏖之外娛意於清泠之濵樂漁釣而甘蔬䲜此士之高舉深遯者也今楊君俊卿將家子職軍旅自號東溪豈真有慕於高舉深遯者耶抑其厭豪侈之習而思洗濯於山水間耶其友京學提舉鮑君仲華為余言俊卿致孝於親信於友温密以褆身恭慤以勤職而

無絶俗離世之想其爲詩紆餘不迫而無憤鬱不平之氣其所以號必有以余聞而笑曰今夫韶夏濩武之作衆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一心以謂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溪山泉石之美未嘗無有也惟好之故樂之惟樂之故名之今巧宦善富震世埒國者勤其身以營一世不知饑之食渴之飲其於山水之樂何有澄瀾鏡波搖曳蕩磨皃汀鶴渚閒錯烟樹立芰圓葭揚芳吐華釣磯蘆艇出没掩映千態萬狀心移神

嬾鷗鷺相狎風月相荅當此之時不知世間孰貴而孰賤孰失而孰得也君自號之意有在矣仲華笑曰然子其爲之書以求宗工秀人詠歌之俊卿與仲華同里同年學同師今由滁州萬户府鎮撫移鎮無爲州云

王氏壽八十詩序

諸生張震請曰震祖母氏王理家有儀矩身處甚勞而佚子於學臨諸婦甚嚴凜凜如奉槃水猶莫能當其意於內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閨門千指無敢私烹

炊者用是震等得綴弟子員今祖母年八十二内外親伏臘燕聚長少訢訢就列舉酒為壽皤然危坐訓其子若孫皆持身之大節鄉先生之評賢母者皆曰吾祖母而聖朝詔賜髙年帛吾祖母必在其間先生其筆之以求大夫士咏歌以祝壽考益昌延於無期也余嘉其情而為之書

城西小隱圖詩序

去都門而西羣山蒼翠叢出岡嶺起伏峯巒蔓延炊烟

林霏變滅異態過者莫不躊躇相羊而喜脩然不能去夫豈既饜於塵埃車馬之煩囂而欣得於山林登覽之樂而人意物境若與之期者此城西小隱之所以為勝陰君彥暉之所名而好事者之所以圖大夫士之所以咏歌也士蹈其義者鮮矣逐逐然印組為務者狃於利而不知返隣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者安於故而不肯出二者皆非義也陰君出則跬步乎市朝處則俯仰乎山林無留禄之譏無絕俗之弊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

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耶

如在堂詩序

沛國師君具瞻準程氏式為木主祀曾祖以下倣朱氏儀為祠同室異龕以奉享嘗署曰如在國子助教陳君繹曾既為之記且求大夫士為之詩請沂序其端昔有學祠於宋子車者子車曰禮樂之節牲幣之數我何敢愛然祠之所貴者誠因春氣之來而怵惕焉因秋氣之徃而悽愴焉祭之日僾然肅然如見所祭則誠之所修

在子乎在我乎誠者其存亡形而屬荒絶乎噫一氣之所感通何如哉是未易以有無論也傳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顧在已者耳雖然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諸公之為師君詠言者其在斯歟

鮑仲華詩序

詩造於平淡非工之至不能也昔之業是者齒壯氣盛挾其英銳其探遠取絢爛為綺繡明潔為珠璧高之為

顛崖峭壑浩乎為長江巨河引而躍之為驤龍舞鳳及其年至而功積華斂而實食嚮之英且鋭刮落則平淡可造矣是蓋功力之至而然不以血氣盛衰而言也茍徹志以基之徹學以成之恃夫才驅氣駕則歲邁月逝顛禿齒缺其見於言辭者若寒蛩之聲槁樠之色且求與盛年比不可得尚何平淡之敢言噫獨詩乎哉滁上鮑君仲華早以詩名諸公閒翰林學士袁公伯長稱其言完氣平不刻削以為工而合乎理之正有得乎歐陽

氏者如此其知言哉而仲華歙然不以其能自足晚而肆志琅琊山水間以寫其懷以昌其詩而庶幾所謂平淡者故其自序亦屬意韋應物陶淵明余慨夫五言之道近世幾絶仲華獨知所希慕此其志何如哉其功力所至蓋將與滁之山水俱傳故述其所以然者書其編端文寶老人者仲華自號云

靳母王氏詩序

始余居虎林聞於潛縣大夫靳君汝弼聲名公既没而

縣人思之至順間余遊京師史舘楊君士傑為余言其里母王氏仁厚莊靜能讀論語孝經曹大家書劉向列女傳始於為女中於為婦終於為母皆盡其道閫其夫則於潛蘄大夫余於是嘆於潛之為理亦其妻有以相之也初於潛之没王氏於羈旅羇阨中教養二子德固德潤皆為成材能世其先人余又嘆王氏不獨相其夫又能成其子可謂賢也已今年八十五耳目聰明秀眉華髮子婦諸孫詵詵在列其壽蓋未艾也夫壽所謂五

福德者福之基也惟王氏有之余觀古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其夫而兎罝之人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篤於禮而詩人歌之若王氏之善宜歌於風而被之於無窮故余為之書

戴孝子詩序

漣水戴子玉蚤以孝聞既喪母慕劉師貞作像以事之朝夕反告羞甘鮮奉匕箸如常所以存亡形致隆敬也大夫士咸咏言以表其行因李敬叔請予序讀其詩則

參議中書許可用翰林待制劉時中僉文學士李溉之之筆參焉同年也同館也吾知其不妄以詩與人者敬叔又與余言子玉恂恂蹈規矩其衛身也肅括其為吏也謹文法其教子也儉以嚴其視族人也愛以均得耳目者如此是可謂能子矣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始于一鄉推之無遠邇而化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其效有如此者使子玉持此心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夫人而天錫瑞物神見祕祉將見其園廬丘隴之間甘露醴

泉三秀之珍叢生而湧出駢枝連理之植蓊然而交蔭而白烏馴兎之翔集其間也余備員史館當書之以彰聖代政治之純而俗化之厚宣延風美觀示將來子玉勗之毋俾觀人審其作輟而已也

孟母慶壽詩序

蘭陽居民孟母以絲蓄粒聚大其家以訓誨不倦成其子年八十四蒼顚秀眉耳目聰明子婦諸孫詵詵在列搢紳先生為誦歌之其孫文式請余序余觀詩人之歌

其后妃至於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輔佐君子則見於關雎葛覃卷耳樛木之詩而其效之見始於子孫之盛故次以螽斯延及于男女之及時故次以桃夭其化之所被者遠則見於兎罝之人江漢汝墳之婦女鵲巢采蘩言其德其職也草蟲采蘋言其禮其法也夫婦之懷思者不失其義則見於殷其靁之詩男女之嫁娶者不失其時則見于摽有梅之詩上不忌而下自恭則見於小星之詩下不怨而上自悔則見於有汜之詩又若

泉水載馳賦歸寧也柏舟凱風賦寡居也綠衣終風日月竹竿之怨也雄雉擊鼓伯兮之思也碩人之言容飾之盛至矣備矣而詩壽考者無聞焉將治化隆洽而壽亦修短不同人道之常耶迺今洋洋誦歌若是豈其子之心顯揚其親者切而求之篤耶抑升堂以介望夫形管之儀者將同是樂而不知其言之不足耶亦履霜踐露盡然有以悲感而形於嘆羨也耶雖然漢制長吏存問高年歲時致帛絮牛酒初不間於男女聖世有賜帛

之令猶其遺意也然則誦歌者可不知其所自也耶

綵衣亭詩序

余嘗過成皐之墟覽山川形勝弔楚漢之遺迹彷彿臨望意其民俗剽悍上氣力少禮文也今熊生樞貞確端懿氣象甚茂研精經術不告劬勩是以知王教誠中和之所致古所謂風俗與化移易信矣樞因余友集賢修撰同初請曰樞之曽大父别駕字繼先以孝聞鄉里名堂曰綵衣宗工秀人咸為歌詩今樞居之輪奐日以葺

草樹日以茂英辭妙畫未泯泯也而吾大父之音容日遠矣泫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先生其為我序之余聞其言又以知生賢固世教所奬成亦其教行於家者使然也余生也後不與而祖接觀其名堂其孝於親可知觀子之承德襲訓其澤於後者又可知此大夫士之所以咏歌也

蕭東崖詩序

東陽故為文學郡縣沈隱侯賦八詠而詩人騷客角立

傑出禹錫謂教得邦人解吟詠非虛言也蕭君蘭坡於詩險不入怪巧不近浮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其得於隱侯為多建安中徐陳應劉馳騁於一時識者謂兩京餘澤猶十七尚存自後文體屢變工而愈下麗而益靡庶幾古道者惟隱侯耳蘭坡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吾所謂有得於隱侯者其子和之欲板以傳世求余書其端余舊聞東陽佳山水欲登八詠樓訪黃初平之遺迹弔唐悅齋呂東萊陳同父學術之同異未暇也今讀蘭

坡詩歷歷在吾目中矣奚必賦遠遊哉

盧祥伯挽詩序

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其子若孫懼後世之不知旣銘而掩諸幽又揭於道其與遊者則又感疇昔之好聲以寄其哀若田横之客歌薤露蒿里後世則又與其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而發揮之若杜子美之賦八哀今之為人子孫者往往請諸人為之盖其褒揚親之心也切而然亦詩之感人也深有不待夫金石而後傳

者昔阮思曠有飾車人欲以葬而難之思曠曰車而使人憚借何以爲也遂焚之工詩者心乎思曠寧忍拒而莫之與耶江右處士盧祥伯殁其子順孫𤪠孫既葬曾君傳道狀其行實云盖隱遯而非自潔者余因推而序之其亦思曠之心也哉

伊濵集卷十七

元　王沂　撰

序

遊伊川亭詩引

延祐之間余吏伊上暇日訪求先賢故蹟得伊川亭遺址於郡治之東山曰司諫許公道真之所遊止者元裕之中州集云也方公之謝事而歸而常相羊肆恣以悅其意於山水之間而一時遊且宦於是邦者為斯亭以

遂其樂此古迹蓋信然也不知亭幾時廢獨斷碑立草棘間為之喟然太息圖復其舊居無幾余去官不果明年春三月與二三子履訪其地攀援而登掃花席草酌酒相勞捫碑讀之悵然至於日入相顧而嘆曰許公遂巡當世進則效其忠退則全其樂可謂自信特立也已想其杖屨於茲也負崖之軒凌虛之檻賢豪魁傑日相往來登臨眺望之樂山川雲物之勝既以自適其適而歌呼起舞上下角逐爭相後先者亦有以同其適也豈

非盛哉百年之後化為荒墟霜露荊榛之所蒙翳狐貍鼪鼯之所遊蟠薪人牧子之所歌嘯而躑躅興懷之變又何其悲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而迹許公之詩以傳後而俾後人低徊俯仰者則不在於斯亭之存亡也二三子咸賦詩以紀其事而余為之序

菊莊詩序

菊當秋高露凝始華故其氣也芳烈華黃故其色也正采擷暴燥為藥劑滌而肝昏眷藴熱故其味也若神農

書載其功輕身延年故飲潭水者恒得上壽屈原離騷録與橘桂芝蘭蕙茝為伍故以比君子忠貞潔白有特操者近時業藝植者灌溉培養接根剥芽盡心力而花豐碩妍麗色朱紫碧緑縞緗元黚斑駁間雜變化至數百種色香味非復菊矣於神農所書大不侔於離騷所比忠貞潔白有特操者又何其寥絶也雖然荒山野水之濱風霜所偃薄草莽所埋翳豈無忠貞潔白有特操者歟又豈無飲其水而壽者歟東蒲張鵬翼藝菊滿

家名曰菊莊同里之士孫隆平求余書鵰巽於菊將如神農書屈原經所謂歟抑將變化百出以娛悅世人之心目歟余故序以問之

送劉掌儀序

古之人何其安於禮也其在宗廟朝廷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其煩且勞如是宜其交錯紛亂也然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可不謂難哉盖

其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校有司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於衣冠飲食有其度於言動視聽有其容其安之者勢固然也去古既遠三代禮樂之名雖存然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由其用之者非其素所習也亦其勢然哉今也俾民得以見先王之禮者學校釋奠而已而國者又天下之所觀也非習之有素閑之有具而欲其周旋中節也難矣哉此掌儀所以設也凡春秋二仲布儀物肆樂舞犧象籩爵之列興俛折旋之容弟

子員僞行立惟掌儀是聽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惟掌儀是聽其於禮非服習而安之者若是然乎初劉任時以經術行誼爲諸生所推補焉未幾服方領習矩步者靡然嚮風曰是習於禮者也祭酒司業既已名聞矣將擢郡博士任時安於此有不安於彼哉雖然儀者禮之文也持其心養其性者禮之本也子既習其文盍亦求其本若然則異日爲公卿大夫一於是而已獨郡博士乎哉

節婦胡母詩序

濟寧胡士元來請曰吾祖母氏張年十有八歸我大父大父不幸蚤世祖母時年二十六家故貧舅姑春秋高吾先子兄弟尚幼祖母獨任家政繕塋塚嚴饋祀供徭賦躬勞苦隨先後緩急為撙節以保有我家事舅姑能盡其孝教養諸孤俾男有立女有歸縷積粒儲至有田以食有廬以居方其憂戚窮匱人以為難處而未嘗亂其志及其老而歲時慶賀子婦諸孫詵詵在列里舍榮

之而其自處彌約年八十四臨終顧謂諸子曰吾保助汝家振於既墜至是無憾矣郡二千石上其行於朝表且復又曰初吾家青州之濟河天兵墟金先世昆弟四人以節死獨吾曽大父以垂髫免祖母之烈既昭於世而吾先世竟泯泯矣先生其為我書余曰婦教廢久矣若夫人之賢雖出於天性亦子之先教行於其家也曽祖諱成祖諱立立子三人曰德曰義曰慶義生士元士元以經術侍帷幄嶷嶷有聲其祉所施在是大夫士知

其事者咸歌咏之而請余書其端元統三年三月二十日襄陰王沂書於國子學之西齋

馬節婦序

晉馬氏年十五適同里王懋卿時舅没姑老既而喪其夫抱在髫之孤馬氏鬻父母遺笄髮間物以營宅穸羞甘鮮伺顔色以養其姑不足則又縷絮緝絁以佐其闕家素寒也撫之至於有立有歸今春秋七十有司上其行表其門矣歌曰壯士在險身或辱婦也秉義潔冰玉

挽筭解髮化拱木粒聚絲蓄佐不足山樞蟋蟀固晉風

婦也髙節烈士同自奮單弱保厥宗牲不掩豆祠春冬

婉也有歸童冠巾疇濟登茲智且仁懐清有臺髙華嵩

名與汾水流無窮

李仁妻貞節婦詩序

婦人名不出壼其以貞節稱者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

得已今既表其閭又從而詠歌之無乃放於文而沒春

秋之義歟抑於可哀之中又有可勸戒者歟亦為子若

孫欲顯揚親之志篤而託於辭以求不朽歟故代之東鹿軍有李仁者配王氏仁早卒王年廿九孤顯祖甫髫也克自振單弱不亂其志緝絁縷絮勤以自給年六十三當天歷二年州里上其行旌表矣其所謂可勸戒者歟婦教廢久矣若王之節出於天性是可謂賢也已此余所以書而大夫士所以詩也歟

節婦陳氏詩序

宋社懸墟襄陽以蕞爾之地北抗天戈士有效死前驅

者曰襄邑郭某其妻陳氏年甫二十六子生九月矣飲泣設祭想魂乎千里之外自振單弱保有其家以成其子以不亂其志享年七十五以殁孫有名元益者因國學生同郡李文求余書是家夫效忠婦持節其於死生之義盡矣當用兵襄漢時士之自奮行陣以樹勲業者相接踵也郭之殁雖無表於世其妻能若是必有過人者矣今元益兄弟五人以謹厚稱里中天之施與善人何如哉柏舟詩於鄘國殤歌於楚士大夫動以三百篇

歌為法可徵以繼其聲耶是為序

節婦劉氏詩序

豐州民于國寶其名于妻氏劉既孝且貞于既早世身𩑶子嬰姑老失子啼不成聲勢有孔棘義不得寧自振單弱守節如城脫笄解髪若涕洟輕縷絮緝絁以經以營以祠春秋豆不掩牲其姑以養其宗以承服難體順惟日兢兢老肆而安幼强以成二千石吏聞於朝廷嘉其節行既復既旌壯士在險身或侵陵婦也秉義玉剛

冰清詩以歌之式揚其馨走也作序抽思非精

趙節婦詩序

國子伴讀趙守義請曰初祖母魏氏之歸我先大父也逮事舅姑惇行孝謹宜於我家大父仕江南不幸卒官時先子尚幼祖母年未三十抱嬰扶喪觸風波瘴霧之毒冒軀殆蛟鰐之險歸止舊舍繕塋塚誨勵諸孤已而親戚憐其早寡或以改適間之輒怫然曰人而獸行耶居久之舅姑繼没㩜擴經營乃畢大事納我諸孫於儒

今守義又得綴弟子員其可忘其所自耶先生其為序將求大夫士詠歌之余謂婦職盡行尚柔乃今趙母扶微捄阨振壞而興老者待以安幼者恃以立沒者頼以歸盖其明智過人材又足以立事故始終能成其家而不以流寄𪯊阨少易其意學士大夫有難能者也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趙母以之是不可無傳也

節婦孫氏序

節婦孫氏事嘉於陳文靖公而筆於余友何君巨源之

文其所傳必不妄婦以節行旌非古也先王之治自內始而化行於江漢汝墳之間其有執節不二庸何顯世敝俗偷情勝理欲奪義其能以節名者不有以章之則奚以振頹靡昭貞烈也孫居顛頓艱阨之中而能不亂其志奮厲經理絲蓄粒聚以續烝嘗事老以安怙幼以立義徇良人力保謝宗化行娰婦張亦守義弗奪有烈如此其顯揚也固宜然則人盡所天忍恥再醮者聞孫氏之風能無愧於心乎

任安之孝行詩序

冀之武邑有篤行君子曰任君者世長左都威衛百夫少孤致孝於其母定省以候晨夕溫凊以節寒暑甘旨以供口體敬恭以伺色言既喪不飲酒食肉哀摧杖始能興廬於墓三年除喪事其兄甚篤凜乎若嚴師莅側既喪廬其墓三月言必戚哭必哀一以禮為師既退老於家年九十餘而飲食倍人儀狀甚偉進拜于前者不知其已老而子國璞以謹厚自將世其職國英以力學自奮

植其家諸孫詵詵樽席之側以承以翼以佚其老宗工秀人賦以誦之其從游諸生王居貞為余言如此余未及識君觀君之孝於親者可以知其恭觀君之事於兄者可以知其厚迹其恭且厚可以知其壽考於身流澤於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是不可無傳也君名惠字安之官忠顯校尉兄潤之政之享年亦九十云

丁伯堂孝行序

伯堂者兗州人也早喪母父繼良貧不自振以伯堂嗣

同郡馬敦謙已而敦謙妻物故女利其家貲謀之壻勸父俾勿娶伯堂得其情迺為敦謙繼室已而有子且立矣而敦謙卒伯堂既營葬哀毀骨立或人以其非馬氏子閒之伯堂供子職自若也先是其父繼良徙家河間繼室劉生子一曰仲謙劉歿繼室趙生子二人繼良垂歿顧言仲謙曰汝兄嗣馬氏存歿未可知汝其為我求馬即死弗憾至順間伯堂客京師遇仲謙言其父命如此乃相號泣遂歸丁氏之河間拜父墓問二弟安在仲

謙告以歲大祲鬻於鉅室高氏矣乃訴於官捐貲贖歸竟同爨焉王先生曰俗之壞久矣大夫士於其厚或薄如君之所存盖人之所易到而余次第之者盖有警也

送蹇生序

襄陽蹇敬之年十三而喪其父事母以孝闈後四十年而母歿敬之水漿不入口三日躬自陶甓而墳之且謂其友曰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歿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吾廬吾親墓側庶乎吾心安焉國子生朊寅為余言如

此余為之嘆曰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愉色而婉容承顔而順志可以言孝而未可以言至必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後曰孝之至也敬之有焉余嘗慕申屠子龍周磐楊炎之為人以為世不多見而敬之孝行如此使充之以學問則其所就可涯也哉

孝行叔方序

孝行叔方任縣民事母孝母嘗患目疾巫醫皆無功叔

方焚楮設誓旦暮禱於天十年不懈忽一日平復如初鄉閭以為孝感致然余聞天之高也地之廣漠也鬼神之不可知也人能感動之者誠而已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叔方知此道使終之不惓則其為孝當何如也

說

克哷穆騰字說

監深州郡克哷穆騰西域人世居什納什勒國唐初西域主阿喇愈氏始用其國言撰字修書以教其人以故能

通者皆命爵賜姓以褒寵之克呼穆騰之先有能通其書與字者故因其地而賜姓什納什勒國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某以技藝得故徙中原占籍趙之中山監郡君與其弟舍克布問名與字於余史稱漢使通西域采玉石以歸然則玉故西方之物也而周官書玉人之事用之於廟祀致命於諸侯或以覲聘或以治兵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也其器必以玉盖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況什納什勒氏為西域之鉅

族則必知玉之所以為貴矣監郡君故余名曰瓚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夫必至寶之器而後能受至精之物字之曰清之名舍克布曰璋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執玉髙卑容之俯仰君子常以言休咎矣是可不敬乎故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貴則知其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惟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矣

傅亨字說

余觀子產晏子之論禮曰禮之以為國與天地並又曰禮
為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何其言之相似也而荀卿乃
曰性偽於禮義猶器偽於埏埴木偽於斲削擬之二子
又何醇疵之不侔也又曰無埏埴而後土安於土無斲
削而後木安於木無禮義而後人安於性彼其意欲滅
禮而存性也禮亡奚以論性土柔於金而治不能銷冰
脆於木而工不能斲性之所無有者聖人能以偽為哉
無埏埴則不如無土無斲削則不如無木無禮義則不

如無人以爲無之而後安者是無人而後可也二子之在春秋先王之澤未熄其言之醇固宜若荀卿之言陋矣所謂道廢士之爲橫議者衆歟雖然禮之本非天地不因禮之文非聖人不備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國學生灤京傅亨爲字曰禮卿取易所謂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者也生於經術明易其儀容合於禮其文辭粹澤合繩尺嘗充上京鄉貢士將用於時矣故余告以始於天而成於人者子產晏子之言可法荀

卿之言可戒也哉

薛生字說

楚人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或問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價千金夫物薄而能久者未之有也洛人浙省左轄薛公之猶子理問字於余余謂凡物莫不有理而理之義重玉非以其縝而栗溫而澤歟斯君子之所以比德也夫縝而栗溫而澤理之至

也然其貴必以厚斯君子之所以躬自厚也歟故字曰子厚理也勉之處則為和氏之璞出則為王者之器無俾人曰是石之衒夫玉者也

呂元禄字說

三王之盛教化既成士皆世其道德畢命之言非謂其盛時也將教法既壞而然亦膏粱之性難正也欒伯論公族大夫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修之夫豈有不由禮者哉況於三王之教耶門蔭

之德裕視進士之牛相孰賢先儒亦嘗言之矣元禄勉之

沃哷允常字説

海於天地間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人徒見其滔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自古至今不見其盈溢而不知其氣之騰乎上也蒸而潤者謂之露噓而霈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雪雨露之生成霜雪之收藏而澤之被乎物者廣矣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其納

也無窮其施也亦無窮可不謂有常乎人之為學也亦然虛其心以集衆善推其仁以及萬物其體也無窮其用也亦無窮非有常者能之乎沃呼祕書間其名與字義於翰林供奉陳君衆仲而學士歐陽圭齋又廣其說而重請於沂昔人謂從欒伯之言可以滋從范叔之教可以大余復何言雖然虛其心以集善推其仁以及物者亦在懋之而已

徐完字説

浮光徐君復初名其子完完甫冠請字於王沂沂曰天生斯人五性具焉萬善備焉曷嘗有不完者哉由其禀或乖於純秀之會情或汩於嗜欲之偏放之不求邪之不伐於是本之完者有時而虧矣古之人知其然閑之有具養之有素是以其完者益完及其德之成也盎然其盈溢沃然其光明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盖有言語不足以形容者其美豈不至矣哉沂字之曰仲美夫美非自外至也與之者天充之者人充之則於天之所予者

無負傳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故曰美非自外至也完惇慤淳靖而力學問吾知有以成其美矣尚懋之哉

劉瑛字說

學者劉瑛始字廷玉其游賀伯更謂瑞應圖載玉瑛為寶不斵而成五常並修則見史書漢文帝幸雍郊祠五帝新垣平説立渭陽五廟當有玉瑛出請易之曰廷修

余謂方士怪迂之言儒者所不道而周官書玉人之事貴而純焉賤而駁焉用之於廟祀焉致命於諸侯焉然其温潤而栗理則皆玉也其制則皆琢磨而成也而瑛獨曰天成亦猶金有馬碧有雞也耶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物之自然而成形其為瑞也固宜夫祭祀聘問征伐國之大事也其器必用玉豈以其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而况不斲而成者耶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子也

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思其曰貴曰美則知所以自修知所以自修則其瑞世也宜哉

伊濱集卷十八

元 王沂 撰

記

樞密院斷事官廳題名記

元朝舊制一切政務皆斷事官闗決中統初紀綱浸備迺立中書總庶務樞本兵柄其屬任之重眷注之隆實均焉故典樞軸者必勲舊重臣乃心王室坐定大議其位尊望崇司莫敢齒其機務之繁則置屬以總焉故建

斷事官視中書凡聽訟決獄寄請徵比程期會糾愆違
屬焉可謂繁且重矣才足以經遠德足以鎮浮智足以
謀治體識足以達事幾而後克稱厥位繇是而秉鈞衡
授節鉞踵相躡也歲月之不書姓名之不紀則又何以
表見於後為法將來今幕府之賢經歷管㽞勒崴布知
事郝端輯而志之且琢於石以圖不朽其意至深遠也
在至元初斷事官始設二員已而增至八員階三品開
幕於至元三年設知事一員已而增經歷提控按牘各

一員令史初置三人繼增至八譯史一通事一奏差一典史一盖疆宇之廣生齒日繁則事務益滋此其勢所以增多也雖然謹其名者將循之以稽其實也今夫前人名氏之著行事之美其風采可想見也來者其亦慕乎蕭規而曹隨於以見朝廷得人之盛祖宗垂憲之意循之無窮至千萬世則豈不偉哉

樞密院經歴司題名記

天子歲清暑上京中書分總百職率屬小大相維以從

而上樞之地皇武是經喉舌之司為股肱之體必勲舊大臣任之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然密勿之司事機甚劇以故幕府聯屬偕上比還題名存故實也都司白君德源請書恭惟我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度越前古五兵載戢海宇謐清麗鴻之恩浹於品庶中和之頌暢於風聲是固列聖致治之效大臣協宣之力然而替畫可否舉措損益幕府諸君盖亦與有功焉

授經署板屋記

至正元年皇帝肇開宣文閣以稽古右文迺設授經郎二員以教世戚勲臣之子孫建學舍内苑以嚴中外之別豐廩餼給筆札俾無外慕所以長養其材以待上之用法至美也而考徳問業者皆入侍帷幄出備警蹕以故大駕歳清暑上京必從授經郎二員在扈從列他司皆有官舍守者洒掃以待釡盎百須皆具惟二授經郎一解鞍即遑遑謀僦居夫豈師嚴道尊之意哉明年六月近臣奏故藝文監為授經署古屋岌岌霞壓是虞後

四年授經郎寶格董鑰始除治其地為板屋牕戶秩然暑雨無蒸潤之患沍凍無摧陷之憂乘駟而來者若歸焉矣雖然不事一室者昔人固曰有其志居一日必葺亦古人之所謂賢者後之人時易其腐朽而新之則其利豈有涯哉是為記

石室書院記

石室何以名祀漢文翁也曷以祀之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禮也今先聖先師之位定於一祀之

禮與曰郡邑先賢得祠於學宫猶古也然則何以書蜀有儒自公始祀有書院自今舒嚕侯始書謹始也初侯有宅承教里其地亢爽宜講藝其位深靖宜妥神謀斥新之為書院乃請於省部使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故材不賦而羡工不發而集為殿以祀先聖為室以祀公講有堂棲士有舍重門修廡以制庖湢庫庾以序又割俸購書作祭器於吳而俎豆籩篚罇爵簠簋皆具而經史百氏無外求者祀斂其新都膏腴之田畝一百五十所

入廟幹其家僮二百指既成而嵓才里秀接踵來學至元六年侯來京師請記漢史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而從化者衆有道則嚴遵李仲元洛閭則張寬文章則司馬相如王褒揚雄時漢之興六十餘載矣公一倡而鄉人翕然况乎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哉蜀在宋季為邊郡民纏焚剽之毒百餘年王師南戡成都最先下太宗皇帝墾除艱阨提携赤子置之樂土累聖繼以休養蕃息嚮之掇枹擊柝今則田耕井飲矣昔之重闗

複棧今則東阡南陌矣太和之所涵煦孰知夫百年之
深歟既富而教非方伯連率之職歟表顯以風厲多士
不在公歟讀其書想其人凜乎如見之也况低徊是祠
之下者哉夫有先賢爲之依歸有賢方伯連率植之風
聲作爲宫室教肄之翼然而峻整眈然而崇邃而市囂
之聲弗聞錦江横陳玉壘環峙而山川之秀可挹也潤
澤之所被華藻之所敷學於斯者心移而神曠氣閒而
意消漸摩乎擇善修身之道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於

以窮神知化於以開物成務出者為唐虞處者為洙泗可也詎特作為中和樂職之詩以歌詠盛徳如漢何武輩而已舒嚕侯世長蔔夫知夫文武之道寓於干戈羽籥而以築宫育士為急其賢乎人逺矣故余樂為之書侯名多爾濟字存道官雲南都元帥云

祀河瀆西海記

皇帝以歳時致禮名山川臣沂辱將命大懼弗克稱上意享神祇以輯嘉瑞以至元六年二月廿九日馳詣臨

晉祠河瀆王禮有常已而祠西海王禮如之夫百川之大者曰河海先河而後海禮也豐槸於是乎報黎庶於是乎穆比上之所以崇山川之祀而神祇所以嘉享萬物所以降輯也哉

祀濟瀆北海記

至順三年二月甲辰皇帝臨御之五年集賢院臣伊嚕勒特穆爾奏歲時巡祭嶽瀆祈為百姓育穀宜以儒臣充使臣沂與焉遂以其年五月己卯奉鄉幣率通議大夫

監懷慶路事臣阿什克特穆爾即濟源縣濟瀆清源善濟王祠庚辰之日齋於廟中有司用當而黎庶不知壇場燎煙賛見一如制明日旦祀北海廣澤靈祐王如祭濟瀆禮盖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而神祇可得而禮暹明享神餕雲氣霞野膏雨大洽初池水昏翳若蓄黛既事澄澈明瑩若鏡然此實聖人心通天地致其昭受而顯荅臣沂將薦盥復何幸焉是為記

伊陽之東汝陽之北有山曰紫邏口背汝而面伊嶄然
相峙其中汝水東注其奇麗閎廓為登眺浮游之最由
其下以望則兩崖側立千尺石芒峭發丹碧陸離天横
其上杳杳疋練耳由其上以望則羣山奝嵂蜿蟺肅附
樨列遥遥如畫山多美箭傑木怪卉野藤轇轕恠石翁
勃幽谷其上絶壁摩空蹊僅容趾有鶻宅其巔旦必遠
戾求食野鴿居其傍者甚衆皆弗擊反若與之相狎者
豈柳儀曹所謂卓然有立者邪下臨巨潭其深莫測平

若蓄黛沉沉無聲或云怪虬潛其底嘗從大魚數百尾出遊每見必有獰風劇雨之變豈韓子所謂固含畜以儲陰姦者邪由潭之右數里山曰雲蒙石益奇樹益老瘦有泉蛇行伏見激松杪墮石菌鏘然而鳴琅然而清其下重洲小渚徽波遐響涵澹澎湃相應迭和如鳴珮環奏琴筑晨夜不絶其傍石洞窺之深黑其上峭嶮不可窮竟其中窈然篝燈然後可行漸下數里洞陰淋漓淒神寒骨竟莫能窮其外飛瀑一瀉千尺跳珠濺雪流

若白虹豈山靈善幻挾其伎以娛夫擯落山澤者邪抑聞山川必有奇勝而後名奇勝必待人而後顯若子厚於鈷鉧潭子美於滄浪亭其一泉一石經題品者皆照暎天壤間二君可謂不幸矣潭與亭獨非幸歟噫玆遊之所得鈷鉧滄浪不專美矣惜乎余非其人也不知千載之後俾人思紫邏之名如二君否

重修廟記

嗚皋廟以祀南嶽尚矣闔境祈禳請輒應歷數百年當

元統初元駐戍兵千夫長克呼君景兖顧其棟宇勢入
腐折懼徼以報神之功迺令人籍禱祠所入課屬吏鄉
邑之老合財力撤新之為正殿重門修廊采章炳如民
承事益虔始於元統三年三月甲子落成於其年五月
後二年當至元三年景兖之子瑪克本求余記或謂禮
山林川谷丘陵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衡山於洛其遠數
千里祀之禮歟余曰山有嶽豈以崇髙廣大拔其類哉
亦其出雲滃雨澤及萬物威靈烜赫警動兆民所被者

廣則報禮也衆庸豈一郡一邑所限域哉觀夫嗚臯諸峯其勢雄氣秀猶紫蓋天柱石廩之森列其巖壑吞吐猶朱陵之臺而太虛之洞也况一氣之所流通者哉既紀其事且繫以詩俾得歌以祀焉曰伊之山兮參復差曰祝融之峩嵬匪祝融兮我民之思伊之流兮深復深曰湘水之沉沉匪湘水兮實勞我心山雲兮冥迷靈風兮清淒神之來兮駕六螭蓋翠羽兮旌虹蜺翼翼新宫兮神既安止煥乎龍章兮粲兮黼扆山祇朝兮走厲鬼

我牲刑兮酒復旨神既醉兮錫繁祉富我繭絲兮我倉如坻祐我室家兮壽我耄倪秋我有報兮春我有祈猗千萬年兮歌此銘詩

慈脩護聖禪院記

禪學之盛盛於東南而杭為東南之一大都會宗門尊宿實證實悟擔荷此事莫盛於杭而富為杭屬邑此慈脩護聖禪院所由建也初正悟圓明大師年甫髫髫齔血不接於喉吻稍長棄其家從斷崖章居士持頭陀行

誦大小經論日乞民間而鉢中之施弗勝食户外之屨
弗勝數里人馮青捐貲營屋以居之榜曰慈脩庵乃禮
淨慈雪庭傳師受具落髮又叅天衣魯庵會師求究竟
法旣而諸方容衲以為法器肸室望旗爭相歸重計工
鳩材為重門步廊殿宇中峙穹閣後臨寢廬方丈庫庾
庖湢各以序列又塑佛菩薩觀音大士天王像雲披月
满金碧煥發極莊嚴相存之妙鐃鼓魚螺鐘磬之徧具
完構端乎至大己酉成於泰定之乙丑是固象教之尊

向慕者衆而然亦其願力之至有以動人故為無不成也至順辛未國師賜號正悟圓明大師且額其庵曰慈脩護聖禪院師董氏子名行脩初丁未戊申歲大祲飢死疫者骸胔狼藉師用浮屠法歛而焚之且率其徒誦經環遶喻以迷悟因緣後至正三年富陽尉白君書來請記白尉姻家也故余不辭而書

鏡湖接待院記

越城之南泝鏡湖而上五里有山萃然起於中流繫舟

石觜縣山之椒紆餘而登中有浮圖精舍蟠深據險擅其形勢僧了源者主之四方釋子蹻屩越阻旦暮相面背於門突無熄煙了源竭其田之入移而棲之廬而弗勸以故其徒翕然信嚮披攘經畫不挽而同迺合聚施易故而新增下而高而殿宇重門歘歘然矣既事會余遊越請記其事余謂物之盛衰有待於人而道之廢興亦然先是時其徒累累詘戒叛律分庖割席不啻傳置視其廬也於是遏鐘鯨之鳴拒户外之屨而院亦瀆於

廢者數矣則道之廢興詎不以人乎哉今夫是院也水天橫陳乎前羣峯排環其左右周三百五十里浩茫空濶島溆間錯山連如珠或植如叉雲湧水波揺曳蕩磨汗漫融液蜿蜒欝積風雨變怪千狀萬態野盡天垂煙樹離離輕颿短蓑釣磯耕隴或見或隱延顧無際意若遐鶩太空者心夷體舒神廣氣閒客塵妄想銷落弗留表裏脩然蜕俗遺世此宜予之徒長往深遯而不返者也尚何己之私而道之叛邪了源舉足動念因敬生慧

故能矯羣庸而累世其為之也不貳其卒之也不私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嘻此其封植其道何如哉是不可無傳也院始於宋咸淳間修於皇朝泰定甲子冬十二月西方聖人中土中扶疏枝葉分南東此動彼應雷與風心傳密付實證同惟一不二乃正宗勉哉衲子勿惰慵摩尼在水月在空丹碧焜耀殿複重巍然層閣增奇雄六時天樂鳴鼓鐘龍天呵護罔不恭甘露普雨年穀豐慧燈可續傳無窮

復修廟記

太后其先吳人後葬長陵而廟祀於伊洛者蓋自前古余竊感焉昔高帝之興呂以佐定天下功為后戚姬以華色專寵而太后獨以仁善稱高帝崩呂后刼攘神器操殺生柄戚姬以幽死而禍追其子獨太后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後代立是為文帝為漢仁主迹其福祚而擬夫强暴倖幸者猶霄壤之懸絶也抑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彼呂戚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太后至今猶思

而祀之豈非世之寵位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德之在民者雖遠而不忘也廟在伊闕之東搆於宋建中靖國二年記於伊闕尉張華之文金季燬於兵獨古殿存岌岌欲顛丹素翳昏至者不肅古碑斷裂仆地余佐伊之三年乃與其耆老率錢姑易其圮腐而新之雖不能復其故蓋有待也昔韓退之遷揭陽懼不得脫死過黄陵而禱之其後拜祭酒卒以私錢治其廟噫余之竒於人也久矣而敢望信於神也故書於壁以識歲月云

希濂亭記

希濂何以名武略侯景充遊息之所前翰林學士涿郡盧公之命名也侯龍沙人也宦達者也希於濂也何居濂溪也周子茂叔之隱也古之人有起士會於九原弔靈均於江濱者而況於濂溪乎然侯於濂也希之云乎友之云乎希之而不足也友之而無以致其至也於是慕其平生之所嗜好焉濂溪之愛蓮也蓮花中之君子也然則侯於蓮也因之而想見其人也思其所以為君

子而務及之也滮池北流其清且漣既見君子載笑載言傳夫千載不傳之傳嘉翰林之名之義之淵美侯之屏棄其所挾而尚友於古之賢肇夫而拙而陋而鄙之沂之言既書其事又為之歌曰我思古之人登斯亭而徜徉夫何廬阜之遥遥兮懷先生而難忘曰可懷而不可見兮窺遺編之洋洋仰光風而容與兮滌我心於滄浪製雲錦以為衣兮綴明月而為璫漱碧流之餘潤兮襲嘉卉之遺芳樂吾之樂兮聊於焉以翱翔

慕亭記

吳母汪夫人之疾革也子謚禱於天乞以身代弗獲請又乞紓其疾以待其父及兄歸又弗獲請則刲臂肉和藥以進已而疾少愈既踰旬夫人易衣坐而瞑既葬謚兄弟為亭於其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祝以寓其孝思焉因名之曰慕沂聞古者祭於廟虛中以求陰陽之義具物以將孝敬之誠備矣墓祭非古也雖然致愛則存致慤則著祭義也今夫穿如焉如者非遺體之

所藏歟蓊如森如者非神明之所依歟深靜而閴寂者非精神之所聚歟時乎霜露之變近乎耳目之所接非著存不忘乎心之義歟後之君子制禮作經則亭之設豈不合古義而得今宜者哉吳氏兄弟知所以慕其親則知所以敬其身知所以敬其身則知所以順於道知所以順於道則知所以全而歸之知所以全而歸之則慕亭之洒埽有繼矣

靜復齋記

國學生任震名其讀書之室曰靜復奎章學士尚君既大書以扁之而問其義於余余曰生居京師亦嘗觀於市乎雞鳴而爭趨日中而駢闐揭價名物恐人我先鼓石詆欺左睨右盼逐什一之利而卒流徙無常者往往皆然若乃豪丈人者長軒邃宇坻粟京稌籌算掛壁萬貨四輳其享之若固有其應之常有餘其素所樹立然也學之欲立其心也久矣後生末學莫知法誡之設邪辟之防而情想汨之利欲昏之忘己以狥物棄真而取

僞惟得之務而欲之求一旦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剥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是與屢夫販婦曷以異哉若夫質之美學之粹不馳情於外誘不棄日於無用操存之固而涵養之至湛然其中如明鑑然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復之初九所以不遠復無祇悔顔子之學也雖然是豈死灰槁木然哉傳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然則在於地乎在於人乎在於端居默坐終日無事而已乎由是言之不在乎地不

在乎人而在乎心也

樂閒堂記

知閒之為樂者何人哉世之仕者居畀㬎顯在外思中逐逐然計功謀利之間罹尤蹈禍而不悔者固不知閒之為樂其有志願遂聲名著頭白齒脫懸車而歸約居獨游而思徒御趨走賔客之造請於前茹而藜糝衣而大帛而思芻豢之適口紈縠之華體陋巷窮閻而思公宇之宏麗軒豁安有樂乎哉其有宦達而全多慕攏繩

哇擅奇擇勝醉醲飽鮮絲竹在前羅紈擁後非不足以自娛也然静念疇昔之鬻獄賣直覬倖枉義顛汗心悸惴惴然鬼責是慄於樂何有必也糠粃軒冕土苴富貴而後知其為樂也吾於院君見之矣於潛之北望之鬱然秀者曰白鶴里里之北有山迤邐而起伏者曰千秋嶺負嶺面溪上有屋數十楹則院君燕居之堂翰林學士虞公集題曰樂閒者也堂之陽老桂偃蹇森秀㾺芬雲蔚軒曰延桂堂後植竹數百竿蒼翠轇轕可愛君早

以才行顯今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聲音渊堂曰從子孫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杖屨樽席笑歌偃息駕乘之勞不接於體機擭之畏不萌於心以忘其年以遂其志世人之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真閒而能樂者哉其孫昌言問業廣文館因其游謝君閏徵記於余昌言孝謹篤學蓋有以成君之樂云是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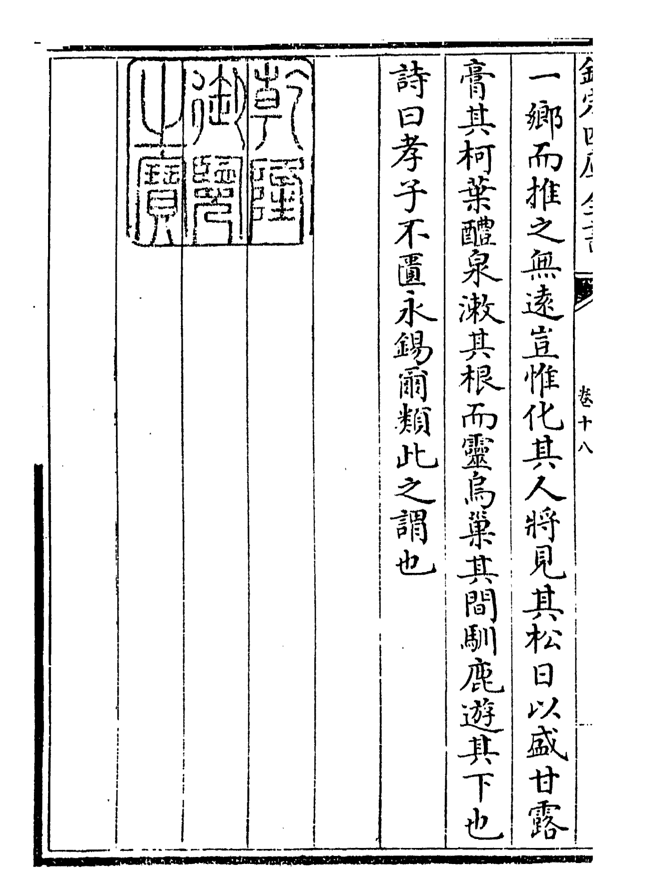
望松亭記

京兆張君克禮之先隴既樹以松又亭其旁登亭以望

則列植而交陰條暢而碩茂直而幢曲而盖立而人卧而虬此亭之所以名也邪予曰未也是松由櫱而拱而圍而任棟梁雨露之所濡沫霜雪之所凌厲寒暑晝夜之往來而吾親日以遠矣其為思何如哉是松之生生也不已而吾思吾親亦不已凡君之宗族少長相從於此也其亦同此心邪由是心而推其孝可知也豈惟宗族為然凡三原之人過其阡目其翁然以深森然以高者因而感君之不忘其親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

一鄉而推之無遠豈惟化其人將見其松日以盛甘露膏其柯葉醴泉漱其根而靈烏巢其間馴鹿遊其下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伊濱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謄録監生臣秦㵽

伊濵集卷十九

元 王沂 撰

記

集古印譜記

吳郡陸友仁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慮夫物之有形必有終敝也乃攟摭其家與好事者所藏模其文為集古印譜綵尚方小璽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郡丞長史丞尉歸義率善長護軍騎督軍典軍司馬北軍中侯三

老等所縮與夫漢衛青下至晉韓壽等所懐炳炳然纍纍然何其多也稽時世先後書制度形象考前代制辨古文籀篆分隸之同異又何其精且博也嘻方其磨礲以成形款識以成文組佩匣藏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固不期於湮淪散棄也荒墟敗冢之間草莽所翳没兵火所垢蝕耕夫牧子之所弄刓又豈期於隆好者以為奇異之玩也噫物之顯晦有時抑又有幸不幸者耶豈久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耶是以君子之於已自得

而已不汲汲於外也或謂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譜有焉余曰不然𣓯為之磬汾陽之鼎秦璽漢劍曲阜之履歴世傳以為寶寧尚賴其用哉亦云上古而已是譜也上下數千載間考其制訂其文如見其人其善以勸其惡以戒毋但為玩好之具而已天歴三年春三月記

祀南鎮記

皇帝紹膺寶命祇遹先猷歲時遣使天下禮祀於名山大川所以寵綏神靈祈為元元蒙豐年德至厚也至順

三年三月文林郎史館編修臣王沂筆且齊臣拜特穆爾將上旨走北嶽南鎮以某年六月五日奉御祝𦶜香錦幣抵會稽既齋之明日率守臣大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布哈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蘇炳即祠下前祀三日風雨晦冥雷動岸谷薦鬯之夕天宇澄霽宿霧朝雲若壚逢篿籩豆既旅三獻在庭展器告備降登俯興悉如禮遲明神光燭天湖波如席環顧會稽山雲氣勃然若蹲羆虎而翔鳳鸞靈貺顯著如此意上受

命於穆清有司以忠信恭恪將之使然歟其穆然臨享熙事備成也宜會稽東南之衝風氣清和無氛沴霧毒之虞壤擅粳稻魚鹽竹葦材木之饒無蹶短素困之民俗尚禮讓而右文無椎埋盜奪侵冒之姦百餘年間桴鼓遏鳴戶口蕃庶是皆列聖德澤涵煦而然然陰隲幽贊冥神之功今上以聖德懷柔百神協氣所召來嶷嘉穀之實芝草醴泉之瑞期應而臻至宗祖之功德由此而彌光廟社之安榮由此而彌固然後來增封廣禪之義

類於名山以荅神貺臣沂當為聲詩被絃歌勒金石以
昭示萬世若夫今日之事姑書以記歲月

祀中鎮記

皇帝承天之序嘉與寓內同其福禧歲時遣使祀名山
川所以嚴報禮遵故典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甲申朔
二十三日丙午應奉翰林文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賓
承之致禮於霍嶽中鎮崇德應靈王廟下有司供具有
常制降登興俯有常禮籩豆既旅三獻在庭黎元不知

助者懽悦是葢皇帝嚴恭寅畏致然神聽昭答捷若影響有不得而辭焉者其蒙嘉氣獲豐年固宜謹書歲月以俟

祀西鎮記

皇帝歲時遣使分道四出登名山川祈為百姓育穀也至元六年春膺奉翰林臣某翰林待制臣沂奉御祝香幣而西三月甲辰朔越十日抵吳嶽齋於廟中明日甲子吏告五鼓有司請行事事已請紀歲月沂瞻吳嶽五

峰聳峙雄秀固非他山可望而威靈烜赫驚動一方其
作鎮西土爲列聖尊禮而士民敬畏也宜初沂過扶風
道中見民有操瓢囊負任輓車挈攜老弱纍纍然而南
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者曰秦雍之間歲數不登將
就食他壤臣沂仰惟列聖德澤雲蒸日照百餘年間是
宜田耕井飲安於閭里茲者吏之不良無以奉宣德意
於上恩或壅於下情或有所未達也不則何以乖戾若
是然陰隲幽贊易沴爲豐俾粒食縷衣跂行喙息翔舞

太和涵濡茂澤是蓋有望於神焉

歸雲洞記

龍首山在漢長安城南其土赤而堅其形蜿蜒如龍首飲清渭尾蟠樊川綿聯六十里長安地皆黒壤城土色火而石堅關中記云取山土以築之也城有陶以居若古之穴處者窅而深穹而有容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同年友王君君冕樂而居之扁曰歸雲屬記於沂沂謂子居於陶亦知陶之事歟其埏埴以成形也為甗為簋為

盌盎而厚薄圓方大小之不同也薦宗廟等瓦礫而貴賤之不一也及其毁棄則歸其故而已雲之為氣也亦然其觸石而出也散而風聚而雨而用捨之異也膏乎良苗霪於海降於山而運之有合否也及其變滅則亦歸其故而已天之生材也亦然隂陽之運人物之化無窮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窮達得喪之遇不一也及其所以昭於世而傳乎後者歸於已而已固無待乎外也子其為我出户而望是山逶迤而北漢之建章未央遺

址錯峙東則唐之大明含元紫宸之基在焉俯視玄灞素滻沛公之所按劒而秦嬰之所胃組出降西則長楊五柞之館南則終南太一四皓之所從遁也計其壯麗瓌特之觀熏灼四海之勢昭垂日星之明而今日之故墟荒壟風霜荊棘狐貉之與穴而樵牧之所嘯歌也迹其盛衰之變其猶雲之過乎然而吾所恃以常存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為記

逸庵記

逸人何以名近名非逸也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善乎介之推之言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覇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黙而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孔子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信歟華陽處士史君遵道以經

學教授鄉里士之從游者踵相躡也其游翰林編修王伯昌名其燕休之所曰逸菴若將隱焉者吾聞唐鄭間多逸人高士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者故余以此告之

義應侯廟記

伊陽之西南二十里有山屹然斗起曰木門據山之巔有屋數十楹列峙其上則義應侯之廟也攷於圖記梁開平三年阜見靈跡邦人祠之自兹始宋慶歷中軍賊

張海陰誘其衆謀掠茲邑禱於侯弗利餘黨以故潰熙寧八年六月詔封令號治其廟舍侈而新之後承事益虔金季燬於兵大德中知州事馮君某守是邦問所謂木門者則鳩樵牧宅虺蜴獨其遺址巍然榛棘間乃慨然令曰願建侯廟者聽伊人不挽而同併力營之三月落成棟宇戡戡丹青相煥以重神威以報神賜雨暘疾疫有禱輙應歲連大穰州以無事延祐四年秋八月會余佐郡耆老相與嘉侯之賜而思馮君之美懼其後泯

泯也乃具石請記其事昔先王之法有功及民則祀之又曰山川林谷邱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一陵一谷茍有益於人亦嚴而事之況於雄深拔立出風雨見怪物而能禦菑攘禍蔭芘嘉穀以為一邦之鎮則其食於伊人世世不絶也固宜是可書也於是乎書

賜金莊義學記

御史中丞馬公既謝事歸浮光葺其先公之遺田廬以

居又以其禄賜之入置負郭常稔之田畝一百五十號曰賜金莊公捐館之明年公子觀國相公之祠東得亢爽之地築學舍其上堂室庖湢各以序為既成來學者衆師生祀飲寢食之用視莊歲所入是給書來請曰願有述余嘗論桓榮為少傅陳其輜重乘馬以誇諸生不聞其彰君之賜以及鄉里也疏廣樂賜金之多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與族人故舊賓客共饗以盡其餘日不聞其養良材以報君之賜也公雖貴顯而無留資雖歷事

四朝而賜金亦無幾其經營此也實有待焉而觀國能
修其業承其志其規模之遠過乎昔人矣雖然講習於
斯者亦將何以報公乎必也肅然道德之尊藹然仁義
之慕發聖智之藴窮天人之奥以致其知以成其材詎
特有以報公亦將有以待上之用矣詩曰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為兮公父子有焉又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諸生以之公名祖常字伯庸謚曰文貞余同
年生也

懶真窩記

窩以懶真名睢陽李君孟端讀書室也孟端名是豈以世之囿乎膠膠擾擾之蹊者衆而懶以自高耶又豈以世之營營乎知巧機械者衆而真以自表耶夫高則違物表則異於物我一而物衆而物與我始為仇敵矣吾知孟端不為是也人生乘物而游於百年彼勤其身以易物猋馳淵涵不知飢之食渴之飲均翾飛蠕動以生死者其於真固遠而槁項黄馘枯木死灰亦莫知所以為

真魏晉清談士蔑禮法而肆情欲又未足以與乎真吾嘗夢為繇矣揭鑁重負籠土喘息薄喉顛汗踵流當是時也得檝下以休則脫然而喜矣而況佚我以懶吾又嘗夢游夫鈞天太清矣其樂非是有也而況全我以真守其樸靜與天合儼若愚動與道俱一而純虛而明可以經世可以養生物莫得而攖吾將與子剗妄想蜕客塵問津於建德之國而遊葛天氏之民以求乎真元統旃蒙孟陬之望襄陰王沂書

瑞慶窩記

瑞者德之應慶之表其應也至治之世和氣絪緼磅礴於天地間其精者旣鍾而為盛德為奇材為耆耋黃耇又上而為景星為慶雲為甘露時雨又下而為醴泉為芝草為連理之木同穎之禾為麟為鳳為神馬為靈龜之屬歌於宗廟筆於史册葢已為有國者之瑞慶若夫盛德奇材足以表儀一世經綸庶務其為瑞為慶當何如而耆耋黃耇則又德化之隆承平之久所致也其為

瑞為慶又何如哉此乞言養老之典授杖執醬之儀帛絮牛酒之養所由設也嗚呼在上之人猶爾而況其子若孫者乎此瑞慶窩之所以作也窩為名見方外書康節邵子嘗名其居而琅琊劉君文瑞取以表其親燕安之所固宜雖然鍾之者天而修之者人今夫一粟之微既播於田既堅既實一穎而千萬粒發生之力雨露之功雖天之為而播種藨蔉則亦人力也秘監公早以潜德馴行見推鄉閭而彭城郡君壼儀秩然文瑞以儒術

緣飾吏事官於朝勢且益顯則其德之修於家者久矣而秘監夫婦康寧壽考孫承曾翼命書寵章顯榮一時有自也哉古之人曰作善降之百祥信矣文瑞求余記既為之書其事俾歌以為壽焉南薰猗猗兮化日遲遲如煦如吹兮萬姓熙熙芝生九莖兮靈露如飴霞我聖澤如何不思林有白烏兮沼有靈龜霞我聖澤兮其然而孰知文瑞悚然曰其敢忘所自

覽古堂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覽諸
古而已矣堯舜禹臯陶書皆曰稽古傅說之告其君曰
學於古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聖賢者豈自
用其聰明哉善法古而已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見於載
籍則天地陰陽事物之變修身理人之道國家天下治
亂安危之故見於制作則禮樂法象之名數其廣大精
微先後始終之際未有不學而能盡者也王通氏曰昔
之好古者聚道豈虛也哉噫道固可徑行而躐至何為

若是劬也余年十五六時學於江之南從先生長者游聞為學致道之方以此後生乃有竊近似之言文絶學捐書之説務空妙而非師古矜髙遠而遺世用荒幻浮誇之習勝而漸涵持養之意微矣沂嘗以兵與醫譬之曰黄帝岐雷秦扁俞跗之方論醫者所當閲今則曰醫者意也金板六韜陰符太白之法論兵者所當知今則曰顧方略何如耳斯人也内以欺已外以欺世顧其號位勢力不能動人而流俗固已恱而嚮之矣其為患豈

淺淺哉吳郡陸友仁以覽古命堂屬沂記友仁氣韻秀爽其文詞蹈繩尺其隸篆得漢魏筆意其問學不誇以浮視其名堂之義可知揚子雲曰耕道而得道躐德而得德亦在懋之而已

載德堂記

物之任重而行世者惟車乎然必材良而工巧可也俾材之不良工之不巧則債且壞是虞寧尚有望其任重而行世哉奕世載德者亦然必祖考之賢以是貽於子

孫而子孫之賢以是昭其祖考否則若漢之列侯其首封頭蓬葆手胼胝以得之子孫藉其有土與民驕溢敗度以載其毒禪繚一再地削國除於載德何有裴君行素名蒲居第之堂曰載德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書以扁之而問記於余裴氏源衍閩邕城尚矣稽歐陽氏唐史世系自寂而下迄晉國相度者十七人故世為河東顯姓金社乗墟天馬南牧有倡集河南降民散居京兆平陽者八百户見太宗皇帝於龍庭上嘉其忠勞立拜達

嚕嚕齊領民匠打捕鷹坊者曰澤民字潤甫始徙涿已
而大帥狗地河中潼關既克軍士爭奪剽殺公曰大帥
有國所以爭地者以民故也今得地而不尉薦其民地
孰與守貢賦安所從出帥納其言下令軍中敢殺降肆
暴者斬以故民得安堵仁人之言益如此公與其兄天
民交愛尤篤既老傳其兄之子居仁既而居仁復歸於
公之孫富文之考曰居敬以廉智自將蜚聲崎績累官
至持憲隴右道參雲南行省政謚為憲懿富文嗣三十

年靡纎芥蹉跌以功次授璽書者五子履代行素也嗚呼余見裴氏德善著於四世矣盖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士之以一能一善書者或不終其身或至子孫而失者有矣而裴氏之傳序若此何其盛哉吾聞其所領遺民之子孫迄今德裴氏不忘則其劬躬祉後御訓嗣事者可知也令而後過裴氏之門閭載德所以名知其箱而居輪而塗者於是乎在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以貽其鄉里云

柳洲記

海鹽陸德陽早從其父靜得處士移家西湖柳洲上出而專遊覽之勝入而進藏修之功因以柳洲名其居因其游謝潤求書余曰士之學道者必之乎埃壒之外據林壑之勝紛華不接於目喧囂不接於耳而後守易固而學易成也杭為東南游觀之勝而湖山又其勝處柳洲距闤闠不百步而專湖山之勝冠蓋之所留連游閒之所恣肆豪絃清吹雜箏音漁唱而閒作靚妝袪服與

波光巖渌而揺曳長堤斷岸華明草薰彩舟桂櫂水嬉曼衍皆足以蠱惑視聽而蕩揺心志欲學之成也難矣哉雖然志之立則目之所寓無非學也志弗立則逐物不暇而何學之云令夫山與水非仁且智者所樂歟蒼然而高者於以勉吾進泓然而深者於以求吾本雨暘明晦舒慘之變於以驗盈虛消息之理若然則環湖山之内外皆學也詎止柳洲一曲而已夫重乎此則輕乎彼得也深則誘也小静得之所以期其子而德陽昆弟

之所以自期者其在兹乎是為記

趙氏見山樓記

余嘗游漳河之間邯鄲之墟望太行諸山勢雄氣秀坐得勝槩意其蜿蟺而炳燿鍾乎人者多魁壘閎通敦樸冲静之士為世輔者既紛綸煜煒繼踵而起則深藏不市者往往隱於方技出處固殊有功於世一也若滏源張煥文其所謂敦樸冲静者歟其深藏而不市者歟煥文世則儒業則醫行則士志則不為獨善欲以利人以

其故爲醫勞而不辭難施而不責報亦可謂有功於世者矣吾聞處者易持出者難將煥文所以去彼取此亦以是哉其居有樓以臨太行羣峰叢出紫翠萬狀洩雲興雨天下之壯觀因其邑人趙氏子謁余請名余名之曰見山夫山仁者樂也又曰仁者靜煥文靜者也醫良而有仁心者也故余爲是書且有警也

鳴臯里社壇記

古者寓兵於農蒐其隙而獮既烝故以征則威以守則

固聖朝兵制安居則辨寒暑之和山林藪澤原陵之性謹耕耨以豐其穫壓芻牧以蕃其畜其有不庭不虞則發雷霆而行風雨故其所向靡不懾讋極天所覆罔不臣妾是皆神武不殺而然亦兵政之善之力也克呼氏世長千夫當天戈所指嘗機矢石以劃金墟宋跡其勞勩亦開國諸勲之烈矣其移戍鳴皐也百有餘年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克呼公及之築社稷壇於營之隩以祠后土后稷主以石樹以所宜木表以重門環以穹垣制

也後三十有餘年當泰定三載春正月其子景充甫請余記余謂土本原萬物而根菀諸生穀民之司命也粢盛之所出財用之所殖械器之所始蓄庶之所興敦龎純固之所成茍水土之失其宜陰陽之失其平雖晉楚之富賁育之勇管晏之謀申韓之法孫吳之兵亦將無所竄其巧逞其力而布其成必也德足以昭其馨香惠足以周其民人以順時覛土以卲農協功庶乎札瘥饑饉之不作民材而令行軌伍也連長也由是而祭祀祈

福由是而死喪相恤由是而歡忻足以相死由是而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上令而下應也如影之從形也主行而臣從也如響之應聲也然則公之築斯壇也有以夫噫禮之壞久矣今之州縣幸有所祭俾民得以識先王之禮桼之何陳犧象籩斝而興俛折旋於其間而不知所以名者有矣傳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抑禮必久而後至於善吏而不知此固奚議焉幸而得善吏其勢又不能以久也噫其可歎也夫公以爪牙之官

而古訓之是師典祀之是脩而又世厥祿吾固信其教化之行而風俗之成在此而不在彼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邪今皇帝以聖德懷柔百神嗚皐去京師千餘里而神之受職吾知其如躬壇場之間手圭幣之薦者將見嘉禾降焉醴泉出焉是皆上之德洽無外如此然而禋於斯壇纂修世緒以奉明制在克呼氏葢有不得辭焉者矣景究甫賢而能文克世厥家此於法當附書於是乎書